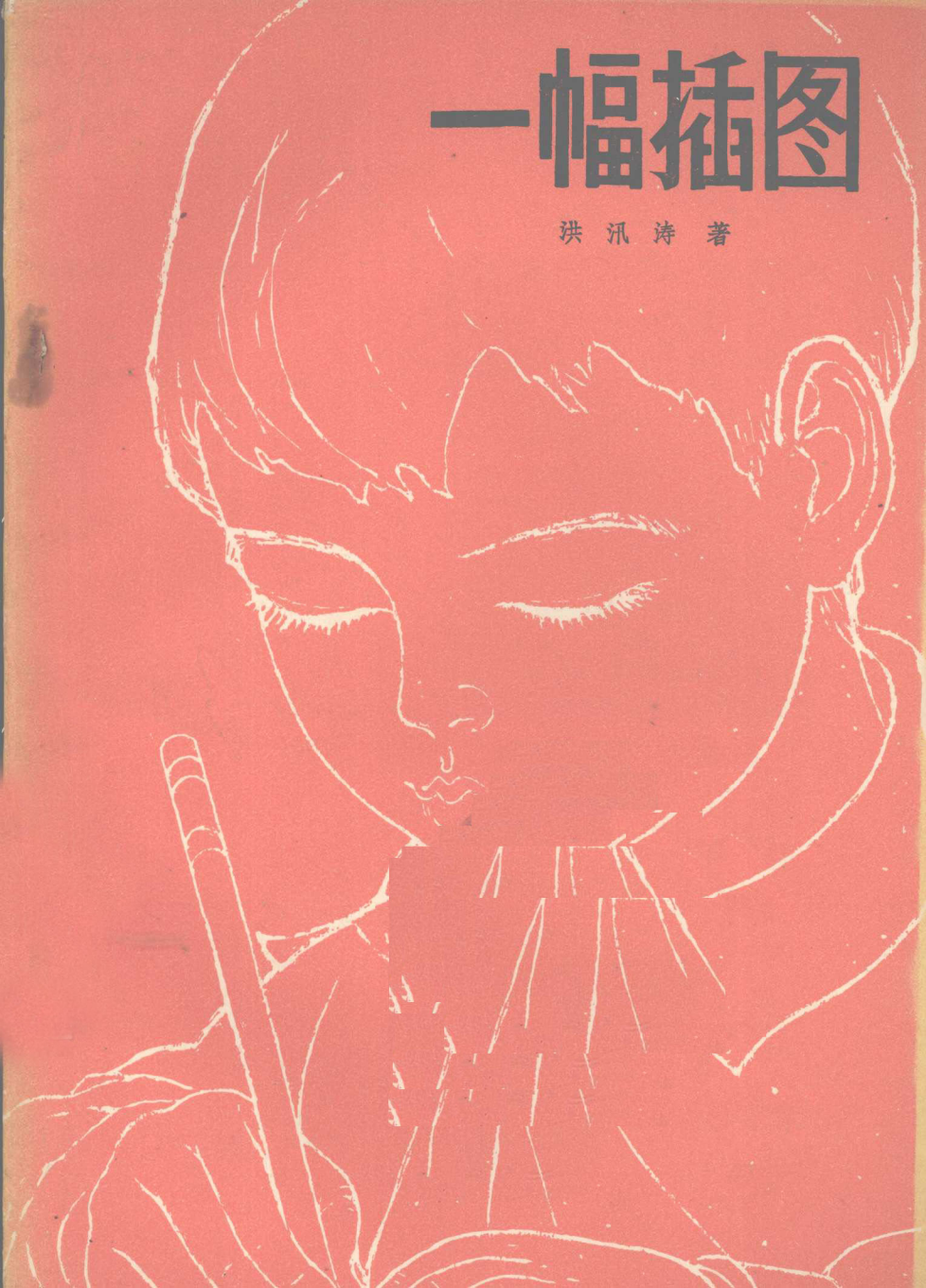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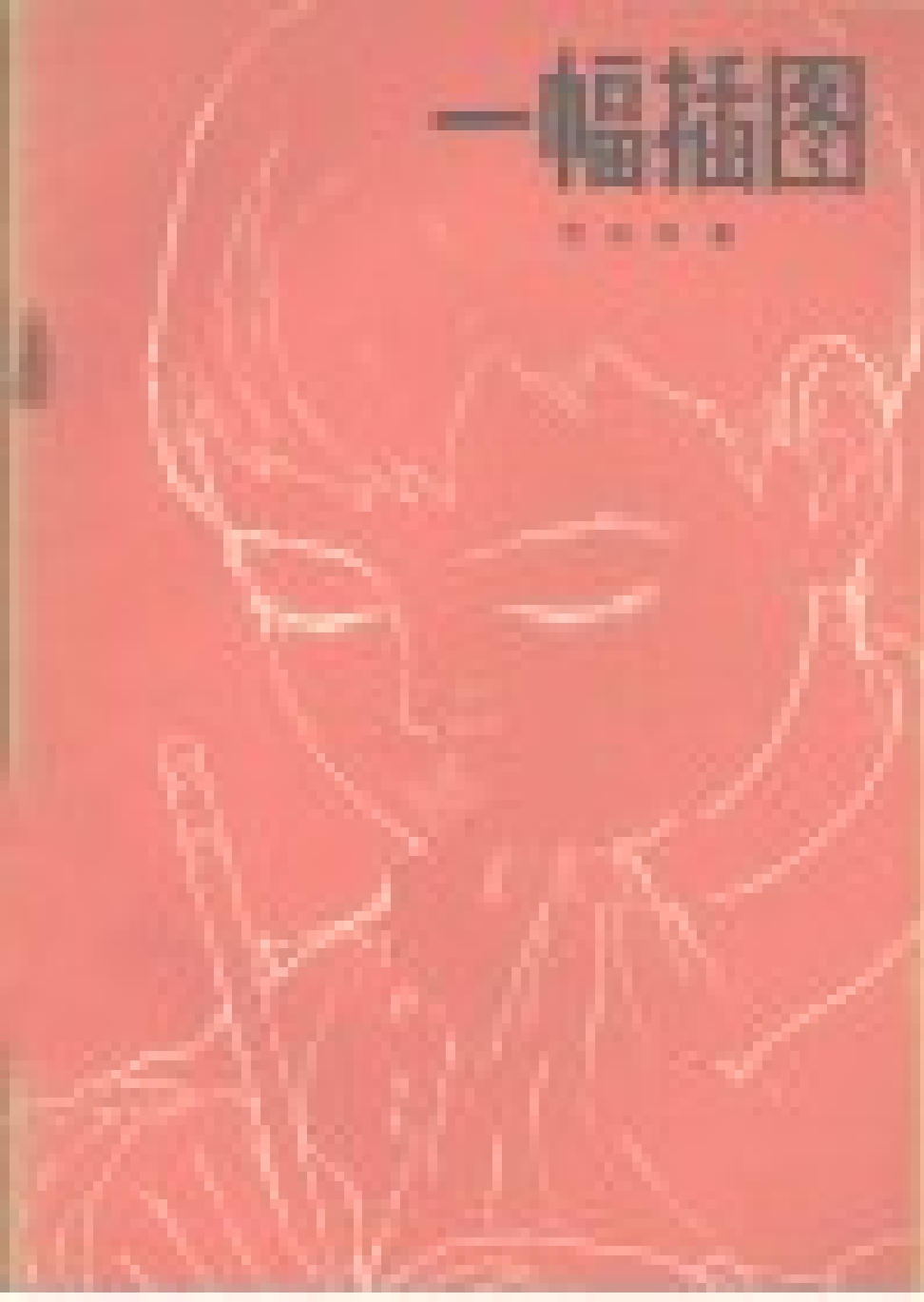
一幅插图

洪汛涛 著



一幅插图

——



一幅插图

YI FU CHA TU

洪汛涛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农村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。

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，你将为那些舍己为人、爱护公物的小主人翁的事迹所激动，像《我和表妹》中的小芳，《看鸡》中的小杨姐姐；也将为那些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、認真負責完成集体所交任务的少年英雄形象所感染，像《一幅插图》中的周志槐和《新裙子》中的吕巧巧。当然，当你读到《演出前后》、《鲤鱼变鲫鱼的故事》和《紧急任务》时，也许对不願当配角的孔代班、不谦虚的王家本、许根法和貪玩誤事的申明多有些不高興，但你讀完全文后，又会为他們勇于改正錯誤的精神所感动，从他們身上同样能得到一种前进的力量。

插图：徐介城

一 幅 插 图

洪汛涛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 008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168 耗 1/32 印張 3 1/16 插頁 4 字數 45,000

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,001—32,000

目 录

看 鸡	1
一幅插图	16
演出前后	30
鯉魚变鯽魚的故事	44
紧急任务	54
我和表妹	70
新裙子	82
后 记	95

看 鸡

这还像話嗎？醒来，太阳已三竿高。屋里冷冷清清，媽媽早就出工啦。都是小胖不好，說队里柴房牆根有只紅头蟋蟀，昨晚跟他翻砖弄瓦，鬧騰了大半夜，嘿！影也沒一个。

小胖来了。他揉着眼睛，眼角还糊滿眼屎，不用問，也是才起来。

我們打算今天跟社員去割稻。我把镰刀放在井圈上草草一磨，拉起小胖，拔脚向电灌站旁边那片稻田跑去。

嗨，他們可割得快，一清早已割下了好大一片。一馬当先的，是我們西蘿生产队队长春根叔。六十多岁的清明婆婆也在割稻哩，这老人就是欢喜跟年輕人比高低。

我們走到春根叔跟前，小胖这家伙，臉皮真厚，来得这么晚还神气，一个立正，用大嗓門喊道：



“报告队长，
王小胖、金志良
报到。——今天
是星期天，我們
回队参加劳动，
請你……”

話还没有說
完，春根叔眯眯
那双发紅的眼
睛，手一揮，就
說：

“回去，回去！割稻沒孩子們的事；以后拾稻穗，
有你們干的！”

春根叔的脾气我知道，說一是一，你不用想討价
还价。再說，春天麦收时节，我和小胖也去割过麦，
我們只貪图速度快，橫放一把，豎放一把，把麦穗弄
掉了許多，挨了春根叔的一頓批評。春根叔不讓我們
割稻是定了，我把鐮刀藏在背后，重新編个詞儿說：

“那就派点別的活讓我們干干吧！春根叔，你看，
我們都长大啦，上个月也都入了队，你不是知道嗎！
我們一定保持紅領巾的榮譽，不管什么活，保証做好，

这回要包你滿意哪！”

春根叔笑了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說道：

“那好啊！你們上村前看鸡去，那里有两块稻子，都熟了，別让鸡、鴨跑进去！”

只要有活干，我也心滿意足了，拉起小胖就走。这小胖，他对看鸡兴趣不大，把嘴撅得老高，还不高兴哩！

我們回到村里，各人拿了根細竹竿，上面用綫吊一张白紙，作为赶鸡的“武器”。我还帶了本故事书，打算一边看鸡，一边看故事书。

因为两块稻田不在一起，我和小胖只好分开。他坐在河边柳树下面，我坐在路旁草垛跟前。也好，两人各管一块，分工負責嘛！

看鸡，閑得很哪！鸡、鴨，家家都关起来了，还看个啥！可是，我想着春根叔的話，記着自己向春根叔的保証，不敢疏忽，两眼滴溜滴溜地向四周了望，像一个在边疆巡邏的哨兵，注意着身边的一切变化。

說真的，我連眼睛也不敢多眨，生怕在眨眼的时候，有一个坏东西，从身边偷着窜过去。当然，我沒有看故事书。

这一块十亩大的稻田，一片金黃，今年稻子真好

哇！稻穗都是那么飽滿，沉甸甸地低垂着头。沒有一絲風，稻田里靜悄悄，只有几只小蚱蜢，在田塍上必卜必卜地跳動。

太陽慢慢地升高，升高，草垛的陰影慢慢地縮小，縮小，我只得慢慢地向草垛靠攏去，靠攏去。草垛真熱呵，脊梁貼上去，像貼着烤大餅的爐子。可是，換個地方也不行，這裡連一棵小樹也沒有。

我回頭一看，嘿！小胖倒挺舒服哩！在河邊柳樹下一躺，雙手墊在腦後，眼望着天上飄游的白雲，嘴里還唱着歌兒：

天上白雲悠悠，
河裡綠水流流，
枝頭黃雀啾啾，
堤邊青草油油。……

哼！這還像話嗎？我真對他有意見。

正在這時候，不知從哪兒，鑽出來一只花尾巴公雞。

“想偷越‘國境’！——抓住它！”

我給自己下命令，馬上站起身來，向雞撲去。哈哈，我一下就把它抓住啦。我問了在村口碾房裡磨面

的兴娣姑，她說这鸡是清明婆婆的。清明婆婆还在田里割稻，我把鸡送到她家里，狠狠地在鸡屁股上搥了一拳，算是对它的“惩罚”，就丢进鸡圈了。……

上午，这样过去了。

吃过中午飯，自然还是看鸡。下午这時間，可难挨啊！太阳真比蝸牛爬还慢。

天又悶又热，汗水順着脊梁直流。我吹了一陣口哨，半縷風也沒有。

昨晚只睡了四个钟头。打开那本故事书，尽管书里說的都是打仗的故事，可我也看不下去！嘴巴老是张开，連連打呵欠；眼皮变得鉛样沉重，硬要搭拉下来。

看鸡，要是睡着了，这还像話嗎？

“不能叫它睡着！”

我又給自己下命令了。可这回不灵啦，自己也不听自己的指揮。脑袋昏昏沉沉，渾身上下痠懶，伸了几个懶腰，人軟綿綿的半点气力都沒有。唉！好像非睡着不可了。

这时，小胖忽然来到我的面前，他那么高兴又那么着急地說：

“志良，快去，河里有一条大魚！”

我使出好大的气力，把眼皮睁开来。

小胖挤眉弄眼，还用手比划了一下，說这魚有尺把长哩！他怕我不信，加上几句：

“半点不假，那魚少說也有三、四斤！可惜我不会游水，要是我有你这一手本事，早就跳下去，把它抓上来了。”

我还是不說話。小胖翘翘大拇指，伸到我的面前，繼續說道：

“志良，你是全班的‘游水大王’，不是还收过‘徒弟’嘛！这回，……”

这胖家伙真有两下子，話說在节骨眼上啦！我虽沒說什么，心里却乐滋滋的，像吃了薄荷油，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凉阴阴的。不知你能不能体会到，一个善于游水的人，一提起游水，他的手，他的脚，立刻都会发痒的，痒得你非跳下水去不可！

那可是千真万确的，如果我跳下水，哼！抓条魚，我敢說：十拿十稳。这半点儿也沒有吹牛。

再說，天那么热，那么悶，人迷迷糊糊地要睡，我想：如果跳到河水里泡一泡，凉一凉，也会清醒清醒。

我动了心啦！

但是，我又一想我是在看鸡，离开了，要是鸡、鴨进稻田去吃稻子，怎么办呢？想着，想着，又犹豫了。

小胖那双金魚眼，骨碌碌一轉，好像是猜中了我的心思，說道：

“看鸡，哪有什么鸡？——你去抓魚，这里有我。我两地来回走动，捎帶看着，不一样嗎！你放心，去，去，去！”

嘿，我算听小胖的啦！把竹竿往地上猛一插，就跟着他去了。

来到河边，小胖一指点，我脫光衣服，就下水悄悄地摸去。

河两岸，都是高大的树木，树叶子密密层层，遮得河里一点太阳光也沒有。河水那么凉，浸在水里，真舒服！热气全消了，睡意也都赶走了。

小胖在岸上，当了司令員，一会叫往东，一会叫朝西，一会向前，一会退后，我只好听他的，在河里团团轉。

魚的影子还没有見到，想不到就在这时候，出了事啦！

一只鸡，窜到稻田里去啄稻子了。正好大队統計

員、新來落戶的中學生小楊姐姐，騎着自行車，打这儿經過。她看見稻田里有雞，就去趕。可雞到了这么个有吃的好地方，躲來躲去，就是不肯走開。小楊姐姐撿起塊石子，扔過去，想吓唬它。天哪，那樣巧，一石子剛好打在雞頭上，這雞“嘎嘎”叫了兩聲，伸伸腿就死了。

我吓坏了，哪还敢吱聲，忙悄悄向岸邊葦草叢里一鑽。

小胖來不及躲開，給小楊姐姐看見了，就把他叫去。小楊姐姐生氣地說：

“小胖，是你在看雞嗎？怎么沒看好？”

小胖一副尷尬的樣子，雙手揉着衣角，沒有說什麼話。

小楊姐姐把死雞拾了起來，又道：

“可不能再讓雞進稻田去啦！——你知道這雞是誰家的？我賠他一只！”

還有誰家的，不就是那只花尾巴公雞，又從圈里飛出來了。小胖答道：

“清明婆婆的。”

小楊姐姐不多說話，調轉車頭，向她住的村子——河對面的東蘿村——馳去了。

我还有心思摸魚嗎！穿上衣服，仍旧坐到草垛旁边去看鸡。小胖的脸色也变了。他低下头，回到河边去，規規矩矩地坐着，也不吭声了。

能有什么話好說！事出了，禍闖了，这又不是鉛筆在簿子上写錯了一个字，能拿橡皮把它擦掉。唉！不消多少时候，整个村子的人都会知道了，当然也一定要傳到春根叔的耳朵里去。

怎么向春根叔交代呢？早上不是还理直气壮地向他作了保証嗎。自己是一个少先队员呵，做一件事，就出一回乱子，这还像話嗎？我懊悔极了，真想狠狠地打自己几个嘴巴。唉，是什么迷住了心窍，偏要去捉那短命魚！

不一会，我远远地看見，小楊姐姐从桥上过来了，她提着一只白母鸡，送到清明婆婆的家里去。

我更难过了！我知道，小楊姐姐的四只鸡，三只卖给国家的收购站了，只留下这一只白母鸡。这白母鸡一天能下一个蛋，小楊姐姐真喜欢它，常常在人前夸它。这会，由于我的疏忽，让小楊姐姐把这鸡賠给清明婆婆，这怎么說得过去呢！我想，这鸡應該由我賠。只有向媽媽承认錯誤，說服媽媽，把家里那只紅脖公鸡賠出去。……

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飯也不吃，硬着头皮向媽媽說了。我想，挨罵是逃不脫啦。弄得不好，還要受媽媽的處罰。唉，要是她肯把雞賠出去，罵、處罰，也不管了，是自己不好嘛！就怕她不肯。要是不肯，可怎麼辦？把話說完，我哭喪着臉，着急地望着媽媽。

不料，媽媽並沒有罵我，更不處罰我。她長長地嘆了口氣，道：

“孩子，不小啦，別淨貪玩啦，叫大人操心。——雞，該賠，就得賠，你捉去吧！”

說起來也許別人不信，媽媽沒有罵我，沒有處罰我，我心里更不好受哇，我簡直想跟媽媽說：“媽媽，我做錯了事，你狠狠地罵我一頓吧，你重重地處罰我吧！”當然，後來，我並沒有這樣說。

我擦擦眼淚，去屋後把雞棚里那只紅脖公雞抓出來。我的手也發抖了，對着這只我媽媽一把谷一把糠喂大的雞，說了一句：

“雞啊雞，都是我不好，把你拿去賠給別人啦！我對不起你！”

紅脖公雞低垂著頭，半聲不叫，好像它也在生我的氣了。

走出門口，我一想，我把這雞送去，清明婆婆怎

么肯收？再说小楊姐姐那只白母鸡又怎么处理？我皺皺眉头，想了一会，想出主意了：对，小楊姐姐把鸡賠給清明婆婆，我这鸡就該賠給小楊姐姐去。

我把紅脖公鸡，抱在怀里，就到河对面的东蘿村去了。

天已經很黑，路上一个行人也沒有。我一口气摸到小楊姐姐屋里，小楊姐姐不在家，我輕手輕脚地把鸡塞在她的鸡籠里，就跑回来了。真叫神不知、鬼不覺！明天小楊姐姐一覺醒来，鸡籠里有了一只鸡，她不知是誰家的，还給誰去！我一路走，一路想，覺得真好笑。

回村时，只見村口碾房門口有个人影子，一閃又沒有啦，不知道是誰。

把鸡賠出去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这晚上睡得很香，連梦也沒有做一个。

第二天，那是星期一，我要去上学，得早点儿起床。哎！又迟了，媽媽出工啦。我洗了臉，就去屋后鸡棚喂鸡。

嗨！我吓了一大跳，咋的？鸡棚里多了一只烏骨鸡！

奇怪，难道昨晚上关鸡时，把別家的鸡关进来

了？不会吧，昨晚是自己亲手关的，一点沒錯，紅脖公鸡賠給別人啦，只剩三只小黃鸡。

我把烏骨鸡捉出来，走出門去，想問一問这鸡是誰家的。

走到碾房門口，我一看，小楊姐姐提着那只紅脖公鸡，急匆匆地来了。我想，糟啦，她拿鸡来还我了，她知道是我賠的嗎？要是問起来怎么答？我一时想不出个主意，見碾房里沒人，就急忙躲进去。

小楊姐姐刚走到碾房門口，清明婆婆也提着那只白母鸡，“登登登”地向这儿走来。可能小楊姐姐也猜想清明婆婆是来找她还鸡的，一轉身，也躲进碾房来了。

一照面，哟！我和她都愣住了。那两只鸡，碰在一块，却“呱呱，呱呱”地拚命叫。

鸡一叫，清明婆婆不知出了啥事，也进碾房来看。哎呀！怎么这样巧，都撞在一起啦！三个人手上都提着鸡，大家脸上都紧綳綳的。我心里暗暗发笑：这不成了演戏嗎！

咳，既然登了台，只好把戏演下去吧！

清明婆婆先开口問了：

“这只白母鸡是誰家的？”